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三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張丹昆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周易折中卷三

艮下
坤上

程傳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爲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内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

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程傳 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集說 馮氏椅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指也

案傳義釋卦名皆不取九三之義實則成卦之由在於九三以豫卦反觀可見也夫子象傳所以不舉者因周公爻辭與彖辭同則三為成卦之主其義易見爾馮氏之說可相補備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本義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程傳 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

集說 荀氏爽曰初最在下故曰謙謙也〇胡氏一桂曰涉川貴於遲重不貴於急速用謙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無一失故吉〇胡氏炳文曰謙主九三故三爻辭與卦辭皆稱君子有終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

以為君子之終也用涉大川吉雖用以濟患可也况平居乎

六二鳴謙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集說蘇氏軾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六二其鄰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本義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

如其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
應矣**程傳**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
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
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
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
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
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
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
不可得也惟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
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
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集說**王氏弼曰處下體之極履得其
位上下無陽以分其民衆陰所
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是以吉也○王氏
宗傳曰謙之成卦在此一爻故卦之德曰君子有終
而九三實當之○胡氏炳文曰文王卦辭曰謙亨君
子有終周公於三之爻辭以吉代亨字謙之上加一

勞字蓋謙非難勞而能謙為難九三之勞當在上位而位止於下所謂勞而能謙者也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吳氏曰愼曰諸儒皆以君子有終為句然據初六謙謙君子則此爻當勞謙君子為句象傳明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本義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程傳 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集說 梁氏寅曰六四柔而得正

上而能下可謂謙矣无不利矣然處近君之地在功臣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也世之人臣固有執柔守正不與物競者矣然或闇於事理辭受失宜無功而受其祿無實而處其名若是者失謙之道矣不可以不戒也

案无不利撝謙本義作兩句程傳作一句觀夫子象傳則程說近是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程傳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

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集說楊氏萬里曰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則其臣鄰翕然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胡氏炳文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程傳

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旡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

集說 楊氏時曰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邑國私於己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〇朱氏震曰征邑國者非侵伐也克己之謂也君子自克則誠誠則物無不應有不應焉誠未至也〇朱子語類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曰老子言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〇何氏楷曰所征止於邑國毋敢侵伐亦謙之象

總論王氏弼曰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為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而皆無凶咎悔吝者以謙為主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矣哉○胡氏一桂曰謙一卦下三爻皆吉而無凶上三爻皆利而無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

䷏ 坤下震上

程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旣大而能謙則有豫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

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本義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程傳** 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悅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悅故利建侯以順而動故可以行師也○邱氏富國曰屯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無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

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初六鳴豫凶

本義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程傳　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

集說　石氏介曰四為豫之主初與之相應小人得志必極其情欲以至於凶形於聲鳴豫之甚也○蘇氏軾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無以自樂而恃其配以為樂不得不凶○王氏應麟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龔氏煥曰豫之初六即謙上六

之反對故謙上六曰鳴謙豫初六曰鳴豫謙之上六應九三故鳴其謙豫之初六應九四故不勝其豫以

自鳴謙而鳴則吉豫而鳴則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

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程傳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

與時合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

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

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

夫之望

集說 王氏宗傳曰凡人之情於逸豫之事心焉悅之必至於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浼已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終日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而獲吉也○丘氏富國曰豫諸爻以無所係應者爲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爲凶爲悔爲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無係特立於衆陰之中而無遲遲耽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閒不失其正吉可知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本義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程傳 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

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絶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集說郭氏忠孝曰處豫之道戒在不能自立而優游無斷雖盱上視而悅之非介于石者也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胡氏炳文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之意然悔之速可也悔之遲則又必有悔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

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程傳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集說侯氏行果曰為豫之主衆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逸體剛心直志

不懷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簪篸之固括也○耿氏南仲曰九四爲震之主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是以大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乃能協衆力以安其上猶簪之總衆髪以安其冠若自疑則衆斯睽矣未聞疑事而有功者也○梁氏寅曰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處近君之地以剛而能柔衆陰之所順附此所謂大有得也然人既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曠大之度不爲物我之私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服故曰勿疑朋盍簪○蔡氏清曰九四由豫大有得矣又必戒以勿疑朋盍簪者誠以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輔自古以聖哲之資而居元臣之任者如舜則舉八元八凱伊尹周公皆有俊乂吉人之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諸賢之益聖人命辭之意深矣哉○何氏楷曰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髪也或謂古冠服無簪按鹽鐵論神禹治

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即弁服之笄是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常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五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

權去已之義各據文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宜其死於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於已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唯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也夫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於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何氏楷曰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易於沈溺必戰兢畏惕常如疾病在身乃

得恒而不死所謂生於憂患者也

案王氏何氏說深得爻義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程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况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集說王氏應麟曰冥於豫而勉其有

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案貞疾與成有渝兩爻之義亦相為首尾如人之耽於逸樂而不能節其飲食起居者是致死之道也苟使縱其欲而無病則將一病不支而亡也無日矣惟其常有疾也故常能憂懼儆戒而得不死也然所貴乎憂懼儆戒者以其能改變爾向也耽於逸樂昏冥而不悟殆將習與性成矣今乃一變所為而節飲食慎起居則可以復得其性命之理豈獨不死而已乎故於五不言无咎而於上言之所以終卦義而垂至戒也

䷐ 震下兌上

隨

程傳　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

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本義 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程傳 隨之道可

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随與己随於人及臨事擇所随皆随也随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随也随之道利在於貞正随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集說石氏介曰凡随之義可随則随若唯随之務不以正道安得亨乎

案以二體言之震剛下兌柔以卦畫言之剛爻下於柔爻六十四卦中惟此一卦此卦名為随之第一義也其象則如以貴下賤以多問於寡乃堯舜所謂舍己從人者其義最大故其辭曰元亨又曰利貞无咎者明所随必得其正所以終元亨之義也然則卦義所主在以己随人至於物來随己則其效也若以為物所随為卦名之本義則非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程傳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人心所主謂之官渝變也初九無應無所偏係可隨則隨是所執之志能渝變也唯正是從故貞

吉也所隨不以私見善則往隨之以此出門交獲其功○房氏喬曰出門有功先擇後交○石氏介曰陽在二陰之下以剛下柔孰不從之故出門則人從之○朱子語類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張氏清子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剛來下柔為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隨時而動有所變易不能保其無偏也故必變而從正則吉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於私則有功而無失矣○俞氏琰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為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也變者何趨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係者隨而攀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攀戀相隨不捨故皆言係

案陽為陰主故曰官夫陽為主而陰隨之者正也今以剛而下柔是其變也故曰官有渝然當隨而隨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故可以得吉而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本義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程傳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集說 虞氏翻曰陰隨陽三之上無應上係於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 ○ 王氏弼曰

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無應亦欲於已隨之則得其所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於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已下四處已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陸氏希聲曰三非正而隨其義可尚者以承陽為順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

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惟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集說

虞氏翻曰謂獲三也○王氏弼曰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已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於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於臣道故曰貞凶雖違常義心存公誠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郭氏雍曰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為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於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為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足以使天下無疑焉斯无咎○徐氏幾曰六三九四相比相從三言有得者得乎四也四言有獲者

獲乎三也○龔氏煥曰隨卦諸爻皆以陰陽相隨為義三四皆無正應相比而相隨者也然六三上而從陽理之正也九四下為陰從固守則凶若心所孚信在於道焉以明自處何咎之有

案郭氏徐氏龔氏之說皆與卦意爻義相合龔氏尤簡明也

九五孚于嘉吉

本義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程傳 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

集說 楊氏萬里曰九五以陽剛居兑之中正為一卦說隨之主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王氏應麟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

兑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程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集說呂氏祖謙曰拘

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如有客詩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白駒詩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爻○項氏安世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獨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於享帝不敢作亨帝也

案卦之初剛下於二柔則九五之剛亦下於上柔也而諸儒說兩爻義皆不及此故於九五孚嘉以為應六二猶可而於上六拘係則說得全無根據矣凡易中五上二爻六五下上九則有尚賢之義大有大畜頤鼎是也九五近上六則有比匪之義大過咸夬兑是也然九五上六相比不正之私情必於兑體取之者為其以相說而動易入於不正也獨此卦雖亦兑體而卦以剛下柔為義則九五上六有相隨之義非不正也故於九五曰孚于嘉所以別於兑之孚于剝也於上六則不曰係小子亦不曰係丈夫而但曰拘

係之下乃云王用亨于西山明乎其所係者王也凡易爻言王用亨者三皆謂王用如此爻者之人以亨于山川上帝也非謂其爻為王也蓋賢人者山川所生上帝所簡故使之主祭則百神享之而天受之又以見王者之克當天心無有大於用賢者爾此爻與蠱上義正反對當隨之時則拘係而不去當蠱之時則高尚而不事各惟其宜而已矣此豈靡於禄而彼豈遯乎世哉

總論王氏宗傳曰隨之六爻其半陰也其半陽也陽剛之才則有所隨而無所係初九九四九五是也故初之有渝四之有獲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隨而無所係者也以柔從之才而當隨之時則均不免於有所係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則係小子失丈夫三則係丈夫失小子上則曰拘係之此均不免於有所係者也

䷑ 巽下艮上

程傳 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本義 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

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程傳 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

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集說 馬氏融曰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為十日之首蠱為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孔氏穎達曰蠱者事也有事營為則大得亨通有為之時利在拯難故利涉大川也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時不可因仍舊令故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又曰物既惑亂終致損壞當須有事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為事○集氏曰先甲三日殷勤告戒後甲三日丁寧宣布

案二體則陽卦居上陰卦居下六位則剛爻居上柔爻居下六十四卦中亦惟此卦陰陽剛柔不相交尊

甲上下不相接則隔絶而百弊生萬事隳矣亦此卦名蠱之第一義也壞極則有復通之理但當弘濟艱難而不可狃於安維始愼終而不可輕於動故以利涉大川先甲後甲為戒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本義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程傳　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内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

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集說蘇氏軾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之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胡氏炳文曰爻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才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才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為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然謂之蠱則已危厲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

以入之也

程傳 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集說 蘇氏軾曰陰之為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而

幹之尤難者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為之難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以免矣○楊氏時曰或曰卦以五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稱遇其妣皆謂六五也○蔣氏悌生曰九二以陽剛而承六五之陰柔有母子之象但戒以不可貞則與幹父小異然以巽順而得中道亦善幹蠱者也○楊氏啓新曰子幹母蠱易於專斷而失於承順故戒以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本義 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程傳 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

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集說趙氏汝楳曰二三之剛三有餘於幹初四五之柔四不足於幹重剛之才易失於太過則小悔固所宜也然蠱由以亨何大咎之有○胡氏炳文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初六六五柔而居剛九二剛而居柔皆可幹蠱不然與其為六四之過於柔而吝不若九三之過於剛而悔故曰小有悔若不足其過於剛繼之曰无大咎猶幸其能剛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程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寛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

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集說 朱子語類云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卻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劉氏彌邵曰強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耶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本義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己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

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集說 趙氏汝楳曰六五德位適剛柔之中用以幹蠱宜有休譽用譽則蠱之亨可知○熊氏良輔曰諸爻稱幹蠱者皆幹前人已壞之事六五至於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已壞所謂立身揚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鄭氏維嶽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於親幹蠱而親不失於令名是用譽以幹之也幹蠱之最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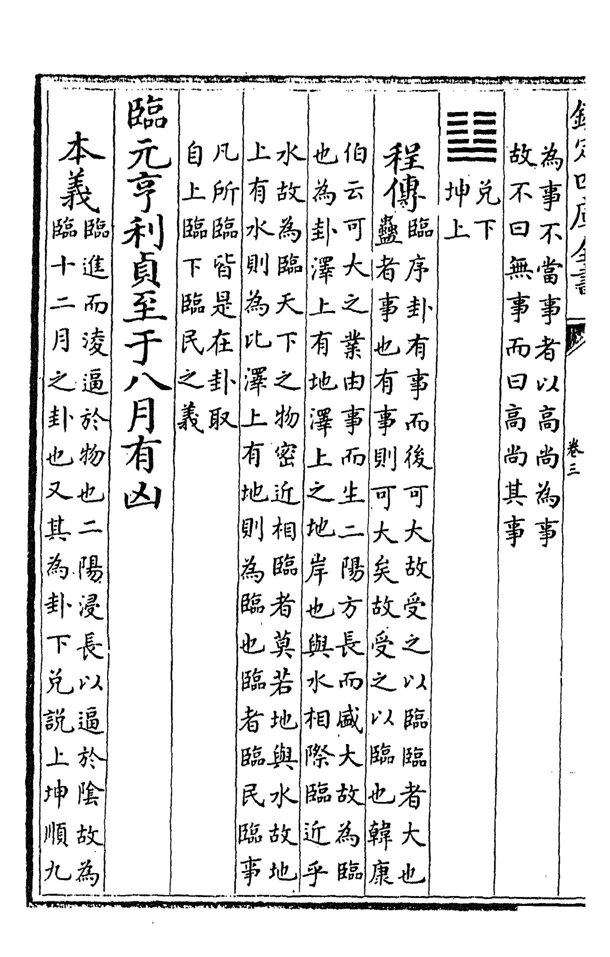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義 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程傳 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

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集說 石氏介曰在卦之終事成也在卦之上而無所承身退者也在外卦而心不累於內志之高者也○胡氏炳文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於君事猶子於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蓋君臣以義合也子於父母有不可自諉於事之外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而不為僻○張氏振淵曰陽剛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居蠱之終則無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然當事者以幹蠱



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故不曰無事而曰高尚其事

䷒ 兌下坤上

程傳 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本義 臨進而淩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

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程傳 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集說 張子曰臨言有凶者易之於爻變陽至二便為之戒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過中之戒也 ○朱子語類問臨不特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

自下而進上則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程氏迥曰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王氏應麟曰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胡氏炳文曰諸家臨字訓近訓大只見上臨下不見剛臨柔之意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迫於淵此所謂臨者剛進而迫於柔也蓋復者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臨者二陽皆來而迫於陰也故復亨而臨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無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

初九咸臨貞吉

本義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程傳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它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它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集說李氏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程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

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　集說　蔡氏清曰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中而吉剛中則貞無待於言也剛中最易之所善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本義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程傳　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已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集說　蘇氏軾曰樂而

受之謂之甘○胡氏炳文曰彖唯取剛臨柔爻則初二外皆上臨下三兑體在二陽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節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此以不中不正為甘故无攸利憂者說之反能憂而改則无咎矣

案臨卦本取勢之盛大為義因其勢之盛大又欲其德業之盛大是此卦彖爻之意也初二以德感人故曰咸以德感人者蓋以盛大為憂而未嘗樂也六三說主德不中正以勢為樂故曰甘臨夫恣情於勢位則何利之有哉然說極則有憂之理既憂則知勢位之非樂而咎不長矣此爻與節三不節之嗟正相似皆兑體也

六四至臨无咎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程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

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

集說王氏宗傳曰四以上臨下其與下體最相親故曰至臨以言上下二體莫親於此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程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

宜也其吉可知

集說 王氏申子曰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故知臨為大君之宜六五以柔中之德任九二剛中之賢不自用其知而兼衆知為知之大是宜為君而獲吉也○胡氏炳文曰臨是以已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已而任人所以為知所以為大君之宜

上六敦臨吉无咎

本義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集說朱子語類云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楊氏啟新曰處臨之終有厚道焉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者也如是則德厚而物無不載道久而化無不成

䷓
坤下
巽上

觀

程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為觀於下則為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　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程傳　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

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或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又云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

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問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馮氏椅曰卦疊艮之畫有門闕重複之象故取象於觀○龔氏煥曰易之名卦以陽為主在陽長之卦固主於陽而言在陰長之卦亦主於陽而言主於陽而言者所以扶陽也此四陰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也四陽之卦有曰大過四陰之卦有曰小過者何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也然大過之四陽過而居中小過之四陰過而居外亦崇陽抑陰之意○梁氏寅曰盥而不薦設辭以見其潔清之至而不輕自用耳猶中庸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人未嘗不言不動也而其敬其信則尤在於未言動之時故聖人之御天下也其政教之施民固無不化矣而其政教未施之時所以化民者尤有不言之妙焉蓋其篤恭之極如臨大祭而孚誠之念存於中顒然之容見於外故下民之望之也其信從化服自有不知其然矣○蔡氏清

曰平菴項氏云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已無為耳愚謂恭已二字則說得無為二字難通無為者聖人德盛而民自化不待有所為非不輕自用意也無為豈可用心乎雖堯舜亦不能自期於無為至於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則是觀之極致聖人之能事是則所謂無為者○林氏希元曰盥將以薦豈有不薦之理曰盥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在之意耳盥而不薦就祭祀上說則有孚顒若亦是就祭祀上說為觀之意則在言表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本義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程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

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集說 王氏弼曰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為尚遠之為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本義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程傳 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

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 集說
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胡氏炳文曰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
茫然無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
小而不見全體也占曰利女
貞則非丈夫之所為可知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
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
者宜自審也 程傳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
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
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
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
求不失道故无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三居下體之極是
悔咎以能順也 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

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為童觀近則未為觀國居在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時可則進時不可則退故曰觀我生進退也〇劉氏牧曰自觀其道應於時則進不應於時則退〇朱子語類云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〇王氏申子曰三處下之上上之下故有進退之象君子進退常觀乎時今不觀乎時而觀我生者蓋九五方以陽剛中正觀示天下則時不待觀也但觀吾之所有以為進退可也〇胡氏炳文曰他卦三不中多不善二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為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於進六三上下之間可進可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為而為之進退本義謂占者宜自審蓋當進退之際惟當自審其所為何如耳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本義 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覲仕進也 程傳 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匡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集說 劉氏定之曰九五大君觀已所為以儀型天下初居陽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童子二居陰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女子惟四

得正而去五近所觀最明故曰觀光賓王蓋諸爻皆就五取義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程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九五居尊為觀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化我教化善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者則无咎也

○朱子語類云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王氏申子曰

五陽剛中正居尊位以觀天下此君子之道也天下皆仰而觀之在五又當觀已之所行必一出於君子之道然後可以立身於無過之地故曰觀我生君子無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本義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程傳** 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集說** 王氏弼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不在於位最處上極高尚其志為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可不

慎乎故君子德見乃得无咎

案上九觀其生似只是承九五之義而終言之爾蓋九五正當君位故曰我上非君位而但以君道論之故曰其辭與九五無異者正所以見聖人省身察已始終如一之心故象傳發明之曰志未平也

總論 朱子語類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居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耶曰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

䷔ 震下離上

程傳 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

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本義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程傳 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集說 李氏舜臣曰噬嗑震下離上天地生物有為造

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程傳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

以爲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爲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爲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集說

王氏弼曰居無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俞氏琰曰校獄具也初在下趾象也滅沒而不見也以剛物加於著屨之足而沒其趾故曰屨校滅趾懲之於小戒之於初則不進於惡故无咎○姜氏寶曰滅沒也言屨校於足而遮沒其趾非傷滅其趾之謂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本義 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程傳 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六二處中得位是用刑者膚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剛而刑未盡順噬過其分故至滅鼻言用刑太深也刑中其理故无咎○胡氏炳文曰噬而言膚腊胏肉者取頤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所噬之難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爲之象耳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入初剛未

服不能無傷然始雖有傷終可服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本義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爲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爲无咎也 程傳 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閒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爲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肉因三六柔取象腊因三剛取象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之柔六三柔居剛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剛比之二難矣二三皆无咎

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本義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集說陸氏續曰金矢者剛直也

噬胏雖難終得申其剛直也○楊氏時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閒者以爻言則居近君之位任除閒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王氏宗傳曰以一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也所以爲强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也所以去强梗者也肉之附骨者謂之胏而又乾焉亦最難噬者也然三之於腊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胏則無是患者剛柔之異也○丘氏富國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爲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吉之言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胡氏炳文曰離爲乾卦故爲乾胏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

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三遇毒所治之人不服也四得金矢其人服矣然必艱難正固乃无咎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本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黄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程傳五在卦愈上而爲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爲噬乾肉也得黄金黄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黄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集說朱子語類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

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曰亦是文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李氏過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胡氏炳文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胏一節難於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爲小獄爲大四於訟獄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于庶獄是也○谷氏家杰曰四先艱而後貞者先以艱難存心而後出入罔不得其正此獄未成之前詳審之法人臣以執法爲道也五先貞而後厲者雖出入無不得正而猶以危厲惕其心此獄既成之後欽恤之仁人君以好生爲德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本義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集說郭氏雍曰初上滅字或以爲刑獨孔氏訓没屨校桎其足桎大而滅趾何校械其首械大而没耳也或以滅耳爲刵滅鼻爲劓滅趾爲剕書註劓刵輕刑呂刑剕辟爲重故漢斬趾同於棄市方初九小刑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

總論李氏過曰以六爻之位言之五君位也爲治獄之主四大臣位也爲治獄之卿三二又其下也爲治獄之吏

䷕ 離下艮上

程傳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爲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彚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爲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本義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程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

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集說

王氏申子曰徒質則不能亨質而有文以加飾之則可亨故曰賁亨然文盛則實必衰苟專尚文以往則流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者謂不可太過以滅其質也○梁氏寅曰賁者文飾之道也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亨矣朝廷之文以儀制而亨焉賓主之文以禮貌而亨焉家人之文以倫序而亨焉官府之文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無不待於文也文則無不亨也然既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飾之道但加之文采耳非能變其實也故文之過盛非所利也但小利於有往而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忘其當務之急而屑屑焉於文飾雖欲其亨亦安得而亨乎○張氏振淵曰離德文明莫掩則無徑情直行之弊行之可通故亨艮德止而不過又有不盡飾之象焉故用文者亦但可少有所飾不可務爲盡飾以戕其本眞故曰小利有

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程傳初九以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本義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茍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六二賁其須

本義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程傳　卦之為賁雖由兩文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集說　王氏弼曰得其位而無應三亦無應俱無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上附者也故曰賁其須○朱氏震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須所以賁其頤也○俞氏琰曰二無應而比三三亦無應而比二故與之相賁賁以柔來文剛故亨文當從質非質則不能自飾陰必

從陽非陽則不能自進六二純柔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故曰賁其須○蔣氏悌生曰六以二居中故有賁須之象須須於人身無損益於軀體但可爲儀表之飾周旋揖讓進退低昂皆隨面貌而動使人儀舉者文采容止可觀故象曰與上興也○何氏楷曰須陰血之形而柔所以文剛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也大抵剛爲質柔爲文文不附質焉得爲文故二必賁其須以從三五必賁于丘園以從上聖人右質左文之意於此可見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閒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程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閒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

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爲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爲陷溺之濡矣○俞氏琰曰九三處六二六四之閒故曰賁如濡如文過則質喪質喪則文弊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潘氏士藻曰三本剛正特慮其爲二陰所陷溺未免有滅質之患故有永貞之戒○何氏楷曰以一剛介二柔之閒賁之盛者也曰濡如者猶詩言六轡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也然受物之飾恐爲物溺故戒之曰永貞吉長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爲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滅質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本義 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程傳** 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 **集說** 朱子語類云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胡氏炳文曰賁也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俞氏琰曰髮白爲皤馬白爲翰禮記云商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氏註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賁

道之變文返於質故其象如此○梁氏寅曰六四在離明之外爲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夫初之舍車爲在下而無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云白馬翰如人乘既質素則馬亦白也○蘇氏濬曰六四一爻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四與初相賁者也以實心而求於初不爲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

案程傳沿註疏之說本義又沿程傳之說皆以爲初四相賁而爲三所隔故未得其賁而皤然也然朱子語類以無飾言之則已自改其說矣故以後諸儒皆以皤白爲崇素返質之義實於卦意爲合○又案易中凡重言如者皆兩端不定之辭故屯如邅如者欲進而未徑進也此三爻賁如濡如者得陰自賁又慮其見濡也此爻賁如皤如者當賁之時既外尚乎文飾而下應初剛又心崇乎質素兩端未能自決象傳

謂之疑者此也白馬翰如指初九也已有睹如之心故知白馬翰如而來者匪寇也乃已之婚媾也凡言匪寇婚媾皆就上文所指之物而言也二睽上與此正同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本義 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程傳 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繫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

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爲爲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剪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翦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爲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爲吉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爲盛多之貌非也戔戔者淺小之意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又云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爲淺從貝則爲賤從金則爲錢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意○問六五是在艮體故安止於丘園而不復外賁之象曰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

須是収斂方得○胡氏炳文曰不賁於市朝而賁于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潘氏士藻曰五居中履尊下無應與而上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于丘園之象○何氏楷曰比於上九剛陽之賢受賁於上九者也丘園指上上陽剛而處外乃賢人隱丘園之象據象曰剛上文柔則六五乃上所賁者文所謂賁于丘園猶曰受賁飾於丘園也按昏禮納帛一束束五兩注十端為束束帛戔戔其儀文雖薄然終與上合志而吉

上九白賁无咎

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眞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

耳

集說 朱子語類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王氏申子曰上以陽剛為成卦之主居艮止之極當賁道之終止文之流於終終則返而質矣故賁道成而無弊無弊故无咎○熊氏良輔曰白賁云者終歸於無所飾也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以質○胡氏炳文曰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蔣氏悌生曰六五上九皆敦尚質素以白為賁素以為絢之意上九處無位之地髙尚其事不尚華飾以質素為賁甘受和白受采其賢於五采彰施遠矣

總論 丘氏富國曰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無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

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龔氏煥曰賁之為言飾也謂飾以文華也然以六爻考之初之舍車而徒五之丘園上之白賁皆質實而不事文華者也四之皤如賁於初二之賁須附於三惟三之賁如濡如乃賁飾之盛而即有永貞之戒者懼其溺於文也如是則古人之所貴者未始事文華也亦務其本實而已本實既立文華不外焉徒事文華不務本實非古人所謂賁

御纂周易折中卷三